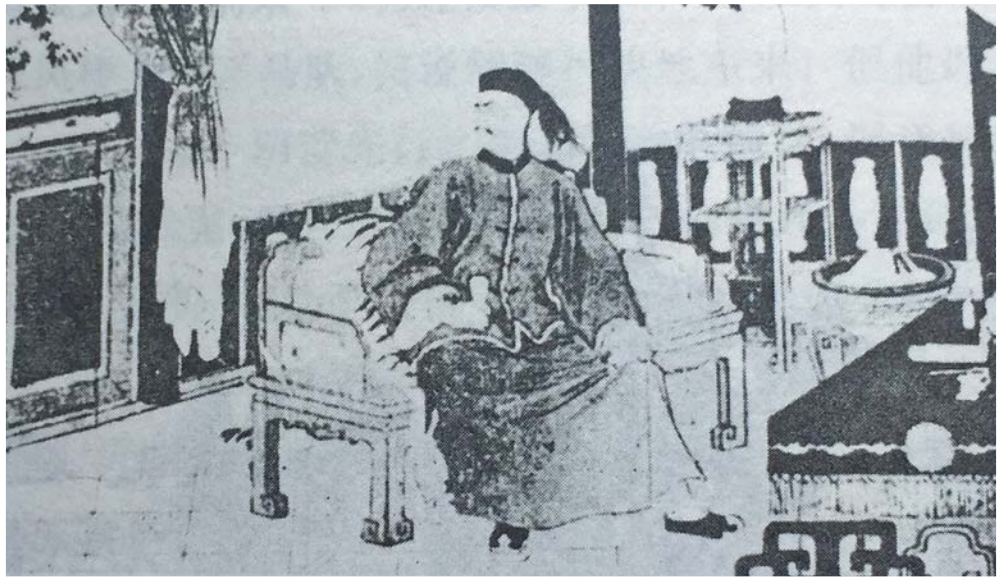


【史海钩沉】

# 甲午战争殉难的山东守土将士



时人所绘丁汝昌拒绝投降自杀殉国的情景。

□许志杰

毫无疑问,发生在黄渤海海域以及威海卫的甲午海战是甲午战争核心之役,除却大清王朝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北洋水师沉入海底,更有大批陆海军精英人才牺牲在此次海战中,损失惨重。如丁汝昌、刘步蟾、孙景仁、杨用霖、林维藩、池兆琬、邓世昌、陈金揆、郑文恒、叶祖珪、汤文经、林永升、陈荣、陈京莹、邱宝仁、徐希颜、陈景祺、方伯谦、沈寿昌、柯建章、黄成勋、黄建勋、翁守瑜、林履中、郑文超、黄祖莲、陈国昌。这些人中除丁汝昌、邓世昌、刘步蟾等因后来的电影作品而广为人知,其他人等恐已为世人所遗忘。

在捍卫民族之独立与尊严的战争中,他们英勇献身,实为民族之英雄。这些人有几个共同点,一是多为福建籍人士,其中又以闽居居多,广东、天津、江苏籍人士次之。这与当时福建船政学堂设立较早有关,他们先是入学船政学堂,之后被清朝政府派往欧洲各国学习舰船技术与语言。二是殉难之时都为舰上各个关键技术部位的掌管者,技术、语言、经验都极其过硬,他们的牺牲不仅葬送了当时大清王朝海陆军的现代化人才,也使之后军队重建陷入人才荒漠,困难重重。三是因了甲午战争之惨败,这些殉难将士身后都未得应有的褒奖,如他们的血肉之躯沉入大海,令人唏嘘。他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,他们都是清王朝内部分争、勾心斗角,为各自利益集团不惜葬送民族大义的牺牲品。

在战争中也有很多山东籍或为守卫山东疆土奋勇抗敌的海陆军将士,他们有的于战场阵亡,有的则在战后得不到善待而被迫流浪,客死他乡。在此予以敬示,向他们鞠躬致意。

王国成——文登县人,1867年出生,从家乡投身北洋水师当练勇,后上济远舰当水手。1894年7月22日,接李鸿章命令,济远舰护送爱仁、飞鲸两艘运兵船到牙山,返航途中遭日军吉野、浪速、秋津洲三舰围攻,大副、二副阵亡。吉野舰是日军舰中速度最快的,时速达二十二点五海里,济远舰的时速只有十五海里。眼见就要被追上,王国成冒着生命危险,跳上甲板架起尾炮,连打四炮,三炮击中吉野舰,敌舰顿时火起,不敢冒进,济远舰安全返航威海卫。战后,提督丁汝昌嘉奖击伤吉野舰有功人员,向李鸿章报告:“查却敌保船,全恃此炮手李仕茂、王国成为功魁,余帮放送药弹之人亦称奋勇,昌已传令为首李、王赏一千两,余众共一千两,告谕全军,以为鼓励。”英勇善战的王国成没有在甲午战争中战死,战后返回家乡,却因生计无法维持,越海旅顺谋生无着,1900年死于旅顺。

陈万清——滕县人,光绪十三年,威海设防,陈万清带巩军左营驻海埠东弁,甲午战争爆发后带军守卫杨枫岭炮台。1895年1月30日上午,日军攻占摩天岭炮台后,集中炮火猛攻杨枫岭炮台,利用炮火的掩护对杨枫岭炮台发起攻势。陈万清沉着指挥全体士兵坚守阵地,多次击退日军进攻,给日军以重创。在战斗到了最为惨烈的关键时刻,跟随陈万清身边多年的亲侄子劝叔叔撤退。陈万清怒不可遏,拔出佩刀将侄子砍死。战至深夜,陈万清所率左营死伤过半,弹药库被日军击中爆炸,不得已之下,陈万清率残部撤离杨枫岭炮台。与其他各营残兵会合,兵员增至800人,陈万清带军开始突围,企图冲过日军封锁线,但是都没有成功,只得由陈万清亲自率十几人掩护大部队撤退。恰在此时,丁汝昌在靖远舰发令靠近海岸予以救援,炮击日军,迫使其后撤至宋家洼,陈万清及其官兵获救,成为守卫陆地逃亡成功的少数人之一。甲午战后,陈万清离军经商,不知所终。

张文宣——清同治十年武进士,威海设防后率军正、副两营驻扎刘公岛。在岛上修筑了

黄岛、东泓、旗顶迎门洞、南岛等五座炮台,在麻井字修筑地阱炮一座,率军加练新式陆操,以练代防,使刘公岛成为牢固的海防重镇。甲午战起,日军多次骚扰刘公岛,均被炮击打退。1895年1月30日至2月2日,日军占领威海卫城以及南北两座炮台,刘公岛孤悬海中。张文宣誓同队勇先用力,后用命,先后八次击败日军海陆夹击,配合北洋海军炮击日军,使日军试图登岛的进攻屡屡受挫。由于战局所致,北洋舰队内部主降派占了上风,提督丁汝昌自杀。张文宣眼见败局已无可挽回,决定以死殉国,临死前,致李鸿章遗书:“此次战事有守一月而不支者,有守数月而不支者,有守半年不支而至死不屈者,相应当付泰西各国观战伍员评其得失勇怯,不能以成败论。”尔后自杀。

孙万龄——1895年1月5日,孙万龄奉山东巡抚李秉衡之命,自龙门港驻扎宁海以东的酒馆,扼守威海西路,伺机声援荣成、威海一带,并新招募兵勇700多人,等待战机。1月20日,日本陆军第二军在龙须岛登陆,当天占领荣成县城,并进击威海卫。李秉衡接报即令孙万龄驰援荣成迎敌,21日孙万龄率军东进十余里地,遇自荣成败退的副将,两军合二为一,于第二天在白马河西岸构筑工事,准备在此阻击日军。25日晚,日军先头部队三千多人进入孙万龄所部阵地,孙下令迎击。但是,日军装备明显高过清军,日军用行军电灯照亮孙万龄所率部队,如同白昼,使之完全暴露在“光天化日之下”,所持军械、兵勇数量,指挥官处在位置,日军看得一清二楚。相较之下,日军躲在暗处,孙万龄对敌军动向毫不知情,靠耳朵听到的行军声判断方位,向东打一阵炮,向西打一阵枪,然后再向着南北方向乱打一阵,不多时炮弹即消耗得差不多了。孙万龄摸黑苦战,坚守阵地,打死日军军官一名,击毙士兵近百。此时,守军副官阎得胜不服从孙万龄指挥,竟带领自己的部下消失在夜色中,不战而退,致使孙万龄陷入孤军奋战中。但是骁勇善战的孙万龄依旧坚持人在阵地在,浴血抗敌,并先后收编被打散的各路友军,继续以游击战术与日军周旋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终在2、3月收复宁海、文登、荣成。成为甲午战争中为数不多的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战例。孙万龄还奉旨将逃兵阎得胜抓获,军前正法。孙万龄虽有成功收复荣成等三城之赫赫战绩,甲午战败,其去向不明,生卒年月也成为历史之谜。

根据日本有关机构的统计,甲午战争日本军队死了13488人,另有7000多名军夫死亡,共计两万多。清朝政府则派出98万之巨的陆海军参战,战死三万余人,若加上病死者的数目,总人数会更多,其中并不包括被日军屠杀的无辜百姓。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克旅顺口,在城中持续了四天的烧杀抢掠奸,两万多城中居民被虐杀,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旅顺口惨案”,被世界舆论斥责为:“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,实际是长者野蛮筋骨的怪兽。”

在山东威海卫,很多村庄也遭到日军报复式屠杀,死者无以计数。甲午惨败,百姓遭殃,各个利益集团因为保存实力,占山为王,并未使出全部力量与日军搏战。当时清朝政府治下的海军共有军舰82艘,鱼雷艇25艘,共8.5万吨。日海军军舰28艘,鱼雷艇24艘,计5.9万吨。但是日海军多为新式舰艇,清军则以旧式舰艇居多,且清朝海军划分为北洋海军、南洋海军、福建海军和广东海军,分别交由北洋大臣、南洋大臣、闽浙总督、两广总督指挥,未能形成有力有效的统一指挥机制。1885年,清政府为了统管海军各部,在北京设立了海军衙门,但其统一的进程却迟迟未能展开。结果导致甲午海战参战部队,仅有李鸿章指挥的北洋海军以及广东海军的三艘军舰,数量和质量完全逊于日军,清军溃败已成定局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## 曲阜有座霸王坟

□周东升

“容心绝少忌心多,背楚疑增自倒戈。羞渡乌江依故老,竟乘乌骓泣娇娥。”西楚霸王项羽乌江自刎后,其尸首葬于何处,一直众说纷纭,难成定论。在目前已知的多座项羽墓中,相对一致的有三处:泰安市东平县旧县乡旧县三村古谷城南、曲阜市鲁国故城东北角的五泉庄村、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凤凰山。

其中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凤凰山上的这座项羽墓,因只是埋葬了项羽的“分裂之余”,即残骸和血衣,故称“衣冠冢”;山东东平县旧县乡境内的霸王墓,在一些史料记述和世人的解读中,似乎已是铁证如山,确凿无疑;而曲阜五泉庄村的霸王坟,由于诸多的原因,至今查考不详,鲜为认同。

在曲阜市西周鲁国故城东北角五泉庄村之东约100米处,有一处高大的土堆,是一座汉墓,俗称“霸王坟”,相传为项羽的头颅所埋之地。坟堆一侧还有一通曲阜市政府所立的石碑,刻写着“五泉庄古墓”字样。原封土直径近60米,现存封土直径30多米,斜高20多米。1995年秋,该汉墓出现盗洞,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及时发现,并将盗墓者抓获归案。经文保人员初步勘查,盗墓者并未进入墓室。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,也为揭开五泉庄汉墓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契机。

该墓葬双重墓室,由大砖砌成,设有回廊,属于以砖代木的“黄肠题凑”墓室结构,这种葬式在西汉以后极为少见,实属西汉早期高规格的墓葬形制。根据汉代礼制,黄肠题凑与玉衣、梓宫、便房、外藏椁同属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帝王身份的标志。五泉庄汉墓尽管不是木制墓室,但它与黄肠题凑的基本结构是完全一致的,由此证明了五泉庄汉墓至少是属于西汉早期的公侯墓葬。秦至西汉,做过鲁公、鲁王的除张偃(高后吕雉外孙,因被封时年纪尚小,未到封地)外共有七人,其中包括项羽和西汉六王,而西汉六位鲁王墓早已确定无疑,全部在曲阜城南九龙山及其附近。因此,项羽便是五泉庄汉墓唯一可能的墓主了。

史料的记述也为确认项羽的墓主身份提供了依据。据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:“项王已死,楚地皆降汉,独鲁不下。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,为其守礼义,为主死节,乃持项王头视鲁,鲁父兄乃降。始,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,及其死,鲁最后下,故以鲁公礼葬项王……”项羽自刎乌江后,楚地全都投降了刘邦,只有鲁地不降服,他们不相信项王已死。于是刘邦率领浩荡大军想要屠戮鲁城,但兵临城下,“犹闻弦诵之声”。感动于当地百姓恪守礼义、为君主守忠不惜一死的崇高气节,汉王便提取项羽的头颅给他们看,鲁地父老才相信了这一悲戚的现实。因为当初义帝楚怀王熊心曾封项羽为鲁公,他死后鲁国又最后投降,且此处又是项羽的根据地,故而按照鲁公这一封号的礼仪,把项王厚葬在这里。

乾隆版《曲阜县志》如是记载:“在鲁城里许,俗称为霸王冢”,也就是当地传说的“古城大冢”。清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,孔子第69代孙孔继汾编纂的《阙里文献考》亦载:“曲阜城东北有古冢,俗名霸王头,相传为项羽首处云。”当地民间也一直流传着霸王的许多传说,更不乏历代名人的诗作,如清代颜光猷《赞霸王坟》诗:“四面楚歌霸业移,乌江战败有谁知?鲁人尚自终臣节,闭户弦诵拒汉师”。

民间传说提供了线索,墓葬规制确证了身份,史料记述形成了佐证,但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习俗加以参照。依据古代丧葬的普遍规律,逝者要么葬在自己的郡望,要么葬在自己的封地,要么葬在卒身之地,既然刘邦是按照鲁公礼仪安葬项羽的,那么项羽的首级葬在曲阜也就顺理成章了;更何况项羽的头颅已确定无疑地运到了鲁都曲阜,怎么可能再远葬他地呢。

投稿邮箱:  
qlwbrwql@163.com



王国成



林永升



刘步蟾



沈寿昌